

杭州5月1日全面停止电报业务,最后一位专职电报员任宏退休在即—— 0375 6015:向一个时代说“再见”

本报记者 王柯宇



4月27日下午,杭州上城区惠兴路9号,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的电报房内,60岁的任宏戴着黑框眼镜,看了一眼电报单上的收件地址,随即用键盘敲出一串数字:“0554 0079 1579”——这是“北京市”三个字的电报编码。

作为杭州最后一位专职电报员,任宏的办公桌上,还有两大摞厚厚的电报单。他没来得及仔细数,“至少有1000份。”

业务量激增,源于近日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的一则公告:杭州地区的电报业务将于5月1日起全面停止。这意味着,届时全国仅有北京提供发电报服务。有了“截止日期”的杭州电报,一下子重回大众视线。仅4月26日,杭州电报量就达1300封,创近年新高。

“没想到临近退休,还能再回味一把电报的‘黄金时代’。”任宏感到有些意外。

三千个汉字编码存入脑海

任宏桌上有一本《标准电码本》,书已泛黄,但他很少翻阅。“一串串数字,都记在这里了。”他笑着指了指脑袋。

比起这里的成熟老到,40多年前,任宏还是新手。1981年,年少的他通过招考,成为杭州市电信局的一名电报员,要过的第一关,是啃下《标准电码本》上的汉字编码。

正是这本书,为任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。“电报有单独的语言体系,是我之前没接触过的,一开始完全没头绪。”他表示,每个汉字对应4位数编码,编码的读音也自成一套体系,比如数字0念

上世纪80年代,任宏在打电报。
受访者供图

“洞”、1念“么”、7念“拐”……

编码并无规律可言,想要滚瓜烂熟就得下功夫。“吃这碗饭,得有真本事,要背出3000个汉字编码才能正式上岗。”他坦言,起初自己下的是“笨功夫”,每天花至少4小时背诵、记忆,当脑海里的编码越来越多,成为一名真正的电报员就水到渠成。

任宏记得自己正式上岗的第一天,是1982年4月,同样是在惠兴路,他打下了第一个电报码。时至今日,第一封电报的具体内容已经模糊,但紧张的心情记忆犹新,“手都是抖的,一分钟只能打二十多个字。”

紧张源于责任感。当时,电报是最快捷的通讯手段。在那个5分钱可以坐几站公交的年代,一个字7分钱的电报属于“奢侈品”,普通人只有在婚丧嫁娶、逢年过节时才舍得用一次。

“有些字绝对不能打错。”任宏加强了语气,比如接火车,如果他打错车次,对方就接不到人;电报码中,“喜”字是0823,而“丧”字是0828,一个数字之差,意思完全不同。

任宏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因为他经历过电报业的黄金时代。



任宏在电报房内打电报。
本报记者 陈晓驰 摄

当时电报有多火热?一组数据能回答这个问题:1985年,杭州电报业务量跃居全国省会以上城市第五位,并首次突破100万份;1988年,杭州电报鼎盛时期一年收发194.85万份电报,市电信局的电报科有300位工作人员。

个体的感受更真切。“当时我已经是熟练工,一分钟能打90个字,但还是忙不过来,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起步。”在任宏的记忆里,当时的电报房总是人声鼎沸,每天上千封电报发往全国各地和国外,内容涵盖新闻、海洋、气象、银行等,还有各类民用电报。人群交谈声、键盘敲击声、老式发报机的“嘎达嘎达”

声……任宏说,这些熟悉的声音,他永远都忘不了。

续写“电波”的故事

随着一封封电报在指尖上流转,任宏察觉到时代在悄然变化:1993年,杭州市电信局全面放开受理住宅电话安装申请;紧接着,“大哥大”、传呼机等通讯工具红极一时……电报的市场份额逐渐下滑。

1995年,任宏迎来工作中的第一次变动——他被调至营业窗口工作,“电报量下降,岗位收缩,我能理解。”

之后的日子里,任宏在电信营业岗位销售过传呼机、小灵通、手机,还安装过宽带……工作内容一直在变,但曾经熟悉的电报代码,常常涌上心头。

“看到文字,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相应的电报代码,成了条件反射。”任宏笑称,这是他的“肌肉记忆”。在他看来,电报代码有一种特别的诗意,“2635 1558”(“杭州”两个字的电报编码)这串数字,便是他眼中对杭州的诗意表达。

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一直保留着电报业务。2023年,随着上一任电报员退休,任宏被调回电报岗,成为杭州唯一一位专职电报员,续写“电波”的故事。

“变化很大。”任宏一一列举:以前电报员和客户面对面确认电报内容,现在在电报纸上有了联系方式栏,自己只需在后台接收;以前一封电报投递前,需经过4位工作人员之手,现在变成“一肩挑”;以前大家排长队发电报,现在电报房没了往日的热闹……

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,日常生活中,电报早已归隐一隅。任宏记得,2023年他发出去的电报不到30封。

转折出现在去年11月。00后山东小伙王腾一在“浪花”社交账号上发布了寻找电报的视频,引发一波“回忆杀”。“没想到在5G盛行的当下,电报业务还存在。我来杭州,想看看原汁原味的邮戳电报长啥样。”他说,自己给家人和朋友拍了十几份电报。

一朵“浪花”激起层层涟漪。那段时间,很多怀着好奇心的年轻人纷纷前来拍电报,任宏每天处理的电报量有六七十封。

唯爱与信念永存

电报时代加速落幕的尾音,让更多人心有所感。今年4月以来,杭州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成为大家打卡的“时光驿站”,还有不少人乘坐高铁专程赶来,

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集体仪式。

12月就将退休的任宏没有想到,在动手指就能联通全球的信息时代,电报还能有这样的“高光时刻”。“最近平均每天有三四百封电报,我从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,忙不过来。”他说。

为了让电报尽快送达,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调派了一些人手,曾经的“老搭档”再次在电报房相聚。今年52岁的曹迪斐负责帮忙封装信封。上世纪90年代,他是一名电报投递员。“以前老任打好的电报,有不少是交给我投递的。”在他眼里,任宏是一位细心的老大哥,总是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,电报要准确投递,“30多年过去,他的细致没变。”

从“生死速递”到“情怀符号”,尽管电报的内容在变化,但不变的是它始终连接着人们的情感记忆。

近段时间经手的电报纸中,有一些让任宏印象深刻。比如,有人写“有急事速回微信”,这样的冷幽默让他会心一笑;有孩童用稚嫩的笔迹,一笔一划写下对妈妈的生日祝福;还有人引用了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的经典台词:“长河无声奔去,唯爱与信念永存……”“有些文字很日常,但落在纸上,总觉得情感会更浓烈些。”任宏说。

一周前,任宏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,祝他退休快乐。“发过无数份电报,还是第一次收到别人给我的,很感动。我不能松懈,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”他笑着说,目前积压待送的电报,任宏和同事正加班加点处理,计划在5月中旬全部发出。接下来的半年,他还要跟进电报的后续工作;他指了指指桌上十多一份邮件:“这些都是无人接收或者地址有误而被退回来的电报,我要重新确认。”

电报时代走向尾声,会不会感到遗憾?听到这个问题,任宏摇了摇头:“电报退出历史舞台,意味着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,是顺应潮流。”他觉得,不管媒介如何变化,人类渴望连接的情感不会变,从这个角度来说,“电波”永不消逝。

任宏还有一个心愿——退休前给自己发一份电报,内容已经想好了,是两组数字:0375,6015。“电报码中,这两组数字表示‘再见’。”他说。

宁波农家奶奶王连芬开民宿冲咖啡“圈粉”外籍游客—— 从小院里看见美丽中国

本报见习记者 王妍妍 本报记者 李 华

正值春日,青山环抱的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村引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,村尾的“氧气生活”民宿里,63岁的王连芬忙得脚不沾地。

冲咖啡、炸薯条、备甜品……小院里一下子涌进三四十位客人,穿着棕色围裙的王连芬加快步履穿梭其中,额头沁出了汗珠,脸上却一直笑意盈盈。

英文的菜单、标语,小院里聚会的外国客人……这个朴素的小院,国际化的影子随处可见。目前,民宿年接待外国游客200多人。民宿中的咖啡更是成了宁波知名的“网红村咖”。起初,王连芬也闹不清为什么外国人钟情于自己的小院子,慢慢地她琢磨出了门道:“或许因为,在我的院子里,能看见中国家庭和农村真实的样子。”

民宿成了老外“据点”

王连芬的民宿坐落在于村庄深处,但是找到它并不难。随便找个村民问路,“咖啡”两个字刚出口,村民便会心领神会地把你们往“里头厝”引。

三片错落的平房经过精心改造,辟出了四间客房、两个餐厅、一间咖啡厅;花草、摆件装点的院子里,见缝插针摆上木制桌椅……迎出来的王连芬一头微卷的短发干净利落,与不少人心目中农村家庭主妇的固有印象有着明显差别。

小院里,一群当天入住的外国人正在音乐声中烧烤、聚餐,接过王连芬递来的咖啡,第一次来打卡的乌克兰人尤莉娅有些吃惊地用英语说:“真没想到奶奶会做咖啡!”她身边经常来的乌克兰人雅娜则耸耸肩,显得习以为常:“阿姨很厉害,学东西很快。”

咖啡这门“世界语言”,是外国朋友记住王连芬的第一个标签。

磨豆、填粉、布粉、压粉、萃取……咖啡吧台后面,王连芬目光专注、动作麻利地制作咖啡,几分钟后,随着装奶泡的杯子灵巧地抖动,一个“爱心”在咖啡中显现,拉花完成。

这套动作,王连芬每天要重复几十次,开民宿之前,她甚至没喝过咖啡。

2017年,王连芬四姐妹将母亲的老宅改造成民宿,本想着让老母亲不至于太孤单。民宿开起来后,环游世界的四妹带回来一群外国朋友,成了第一批前来打卡的外国客人。没想到他们一个传一个、一个带一个,让小小民宿在宁波和周边地区外籍人士中知名度越来越高,逐渐成了外国友人的“据点”。

外国人来了,喝咖啡就成了刚需,当时,别说村里,就是整个九龙湖镇的咖啡店也是寥寥无几。

四妹常年在外国,民宿日常打理,都交给了原本在家务农、打零工的老大王连芬。王连芬咬咬牙,决定自己学做咖啡。店里的外国客人自己做咖啡时,王连芬就向他们请教。为了学做咖啡,一天至少两杯下肚,为此她经常失眠。做咖啡最难的部分是拉花,为了练习拉花,她经常在女儿的指导下加班加点练习。

第一次咖啡端上桌,外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。王连芬心想,总算过关了。

如今,不止外国友人,本地青年也渐渐寻咖而来。“本来只想开民宿,没想到做咖啡做出名了。”王连芬笑着说。

交了一群外国朋友

“Hello,欢迎你们!”民宿的外国客人,大多在宁波和周边工作生活,雅娜中文流利,已经是民宿的常客,这次她把妈妈奥莉娅也带来了。

一见面,王连芬就和奥莉娅来了个大大的拥抱,“很久没见了,你看这是我们两年前的合影。”王连芬边拉手机相册边回忆。

在王连芬的手机相册里,除了家人,最多的就是外国朋友们的照片。“这是美国的、这是俄罗斯的、这是英国的……”很多人的英文名她记不住,但是对方的国籍她记得清清楚楚。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,她也如数家珍。

“这个‘天线宝宝’每年都要来一两次,今年是第四次,他进门就会喊‘大姐你好,我很想你’,有一次还打视频电话告诉我家人我是他的中国妈妈。”“天线宝



王连芬为外国客人端上咖啡。

本报记者 袁佳颖 摄

宝”是法国小伙杰米里的外号,他长着一张娃娃脸,开朗幽默,他一到小院里总是笑声不断。

王连芬的通讯录里,有二三十位经常联系的外国人,逢年过节,他们都会相互问候。“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聊聊天,是一种乐趣。”王连芬说。

交到这么多外国朋友,这是开民宿前王连芬想都不敢想的。

“之前只在电视里看到过外国人。”几年前,第一次看到来自7个国家的十多个外国人站在自己面前时,王连芬有些懵,愣在那不知道说啥好。同样好奇的还有村民,大家都蜂拥过来看热闹。

时间一长,王连芬和村民都习惯了。王连芬发现,大部分外国朋友很好相处,一群外国人在小院聚会,有时会邀请她参加,还主动拉她合影留念,“夏天他们喜欢光着脚在院里走来走去,像在家里一样放松。”

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这里。“在这里很舒服,阿姨热情招待,我们成了朋友。”他用流利的中文说。

并不是所有外国客人都会说中文。在客人的帮助下,王连芬还学会使用手机翻译软件,可以现场和外国人对活。

“这是我免费送你们的,希望你们吃得开心。”王连芬给正在院子里烧烤的国际友人送上一盘小吃,刚对着手机翻译软件说完中文,标准的英文翻译便立即响起。客人们纷纷表示感谢。

“有了这个翻译软件,我也能听懂他们的需求。”王连芬说。她还学会了简单的英文问候语,她80多岁的老妈都会说一句“Good morning”。

小院里的文化沙龙

“外国人的文化跟我们不太一样。”起初,对于一辈子没有离乡离土的王连芬来说,外国朋友们直来直去的热情让她不知所措。“一见面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玩得高兴了手舞足蹈,像个孩子……”

东西方文化差异,也体现在王连芬掌管的灶台上。王连芬烧得一手人称赞的农家菜,对中餐比较陌生的外国人喜欢在厨房看她做菜。手拿锅铲的王

芬就化身“老师”,每一个步骤都仔细讲解:“这个是我们宁波的大头菜,大头。”王连芬用汉语重复菜名,外国“学生”一板一眼地跟着念。一道大头菜煨年糕凭借鲜劲儿,让一众外国友人竖起拇指称赞。

偶尔,外国客人自己动手做饭。他们借用厨房的时候,王连芬也在一旁观看。学得西餐的“一招半式”后,她还进行中式改良,农家菜单上的“美国土豆”“柠檬手撕鸡”等中西合璧的新菜品,都是王连芬的创新菜。

小院也成了展示中华文化和乡村民俗的一个小窗口。

来自俄罗斯的迪马斯说,他一家人每年至少来小院两次,“很有中国味、乡村味,也很温馨。”

“这里很有生活气息。”入住民宿后,奥莉娅迫不及待打开手机直播,把民宿的角角落落分享给国外的朋友。王连芬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,让她对

端午节的含义和粽子的来源;春节,她就拉着外国客人一起吃年夜饭、放鞭炮,手把手教他们包饺子……今年清明节,她早早用艾草蒸好了青团,给外国友人品尝:“这是中国的青团,用艾草做的。”王连芬一边比划,一边用手机翻译。

九龙湖产茶,中国的茶文化尤其让外国客人感兴趣。前阵子春茶开采,带外国人采茶、炒茶、品茶成了民宿的“保留节目”。

“火要小,翻炒要快,不然要焦掉……”王连芬带着他们上山采茶,然后手把手教他们炒制成茶叶。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茶,外国客人兴奋不已。“他们把整个过程拍照发给国外的朋友,炒出来的茶叶也包装好,打算带回去给家人品尝。”

中餐和西餐、咖啡和绿茶,一来一往之中,小院里似乎在进行文化沙龙。王连芬也不知不觉有了使命感:“我要向他们展示真实的中国乡村和中国文化。”

